



第六絃溪文鈔卷三

常熟黃廷鑑琴六著

鮑廷

爵叔衡

校刊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李文簡公續通鑑長編一書今世所傳僅存建隆至治平一百七十五卷蓋卽乾道所進之本也其淳熙元年續進神哲以下四朝之書自元明以來久佚今七閣

所儲永樂大典本雖缺徽欽二紀而熙寧元符兩朝三十餘年事迹犖然具在洵爲北宋紀載之淵藪矣其中分注攷異詳引他書而于神哲之代尤多如國朝會要政要歷朝實錄時政記王禹偁建隆遺事王拱辰別

文鈔卷三

錄司馬溫公日記王荆公日記劉摯日記呂大防政日

呂公著掌記曾布日錄林希野史王巖叟朝論歐陽靖聖宋撥遺邵氏辨誣諸書及諸家傳誌碑銘皆無一存者卽幸有傳書如東齋紀事涑水紀聞東軒筆錄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邵氏聞見錄筆談揮塵錄之類往往傳寫訛脫亦足據以是正則此編非特足以攷訂宋遼二史之闕訛而自宋一代雜史小說家不存之書亦可賴以傳其十二誠溫公通鑑之後不可不讀之書也第攷異中載有宋史全文十朝綱要諸條其書皆出于長編之後而十朝綱要卽文簡之子李臯所撰尤不應引入



此或後人有所附益未可知也幸逢  
右文之代此書殘闕復完雅是

天府儲藏估畢之士得見者鮮兼卷帙繁重卽繕抄亦  
自不易及門張子月霄購得 閣中傳抄本不敢自祕  
願以公之世爰以活字版排印全書亦蕤林一快事也  
以余稍涉蠶史事畀以校讐之役自己卯夏迄庚辰秋  
凡十有五月而畢所惜印本易盡後難爲繼倘世有好  
古之君子壽之黎聚流傳俾益廣遠厥功更倍願以是  
舉爲嚆矢云爾

鄭注爾雅跋

宋鄭夾深先生注爾雅一書採經爲證不事穿鑿轉得簡要最稱善本汲古毛氏得南宋本刻入津逮書中俾後學得覩遺編厥功匪淺惟中由膝以下爲搗由帶以上爲膈諸條因原注佚脫并節去經文又以舊文淆訛有所更定如厠改剛鼯改鼯之類皆失之疎矜厠字郭注經典釋文及許氏說文所引厠謂之鼯皆從斗則厠字本不作剛鼯字釋文云鼯鼠郭注關西呼爲鼯鼠鼯音雀或誤爲瞿并以鼯鼠爲鼯鼠又說文云鼯胡地鼠也與郭注意合廣雅云鼯鼯鼠也則鼯鼠注本不作鼯鼠此皆漢唐舊籍足可依据乃毛氏輒將鄭注本文改易何未深攷也又如經文孳爲孳齋爲齋楊鳥爲鶯之類皆足以正監本相沿之訛與唐石經釋文諸書合茲特補入經文餘悉仍宋槧之舊他若伏杭杭鳴鷓之訛經前輩訂定者咸與刊正庶幾不失舊觀無誤來茲于是書不無小補云



曲洧舊聞跋

漢蘇子卿齒雪龍荒圖形麟閣奇節獨絕千古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有偶矣攷公使金被留其懷印不釋猶之持節臥起也閉驛忍飢猶之置窖絕食也力抗僞命誓死不辱幾鄰于引刀自刺也及觀置酒與被掠士夫語寔異武之海上慷慨對李陵時耶拘囚困苦歷十有七年而卒得生還先生其典屬國之後身歟何行事之相合也所著曲洧舊聞一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卽一二軼聞瑣事舉足備掌故闕遺身在燕山而無一言及北國事其每飯不忘之意益可見矣是書曾刻秘笈中惜非完帙今得開萬樓所藏舊抄本十卷爰按以付梓庶讀其書者益欽其人云

庚申外史跋代

庚申外史一卷明權衡以制撰攷以制爲元末隱士書成于洪武初元後修元史詔採順帝遺事其書會上史館所載順帝一朝時事外疊內訌壞亂傾覆之由本末詳盡證之元史多合惟帝爲瀛國公子一節與史抵牾說者以爲微曖難明或出中原遺老傷故國舊君者爲之辭誠卓論也然余應袁忠徹程克勤諸人多信其言夫晉元之以牛易馬其說第始于沈約之造奇而魏收著之以誣南朝雖有宋孝王劉子元之先後辨誣而唐初史臣終沿其說况庚申帝之事本出當日宮闈之言

文鈔卷三

五

丙申之詔卽順帝亦有不能諱者乎總之正史須貴徵信而稗野不害傳疑在善讀者自得之耳是書一名庚申帝史外聞見錄又有從十五年下分爲二卷者實卽一書非有異同云

庚申外史跋  
庚申外史一卷明權衡以制撰攷以制爲元末隱士書成于洪武初元後修元史詔採順帝遺事其書會上史館所載順帝一朝時事外疊內訌壞亂傾覆之由本末詳盡證之元史多合惟帝爲瀛國公子一節與史抵牾說者以爲微曖難明或出中原遺老傷故國舊君者爲之辭誠卓論也然余應袁忠徹程克勤諸人多信其言夫晉元之以牛易馬其說第始于沈約之造奇而魏收著之以誣南朝雖有宋孝王劉子元之先後辨誣而唐初史臣終沿其說况庚申帝之事本出當日宮闈之言



明宮史跋

稗史紀錄間及宮禁瑣聞止有一人一事並無專錄成書蓋緣掖庭邃密非外朝所得周知卽有持橐簪筆之臣不若宦豎左右見聞尤悉也此宮史五卷赤隱子從劉著愚酌中志錄出者若愚爲天啓朝內奄名麗爰書人不足道而其書實創前此未有之例具見有明一代太阿倒持煬寵肆敝其來有自不第宮闈之軼聞瑣事足資攷證已也詎可以人廢哉

又跋代

宮史一書體例畧與東京夢華故宮遺錄相仿自門垣

女鈔卷三

六

宮闈之制內官職掌之目以及飲饌服飾嗜好嬉戲之細無不紀錄而于內監品秩員數尤詳夫成周內宰統于天官誠以左右贊御之人繫于主德匪淺自秦而後寵任日多外廷不復統制北寺甘露之禍後先同慨明洪武初制內官不許識字立法最善一再傳後置東廠設內書堂迨至季世太阿倒持逆賢擅政卒蹈漢唐覆轍良由背棄祖訓本實先撥故也我

高宗皇帝哀輯四庫

特詔錄存以著明代亂亡之由則是編宜攷古者所不廢也舊板久湮爰重加梓備雜史之一體云

校正文房四譜跋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討原時出舊藏本屬校  
謬設殆不可讀譬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  
傳及畢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二首不見於他類書徵  
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已卯冬晤錢塘何夢華  
上舍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亟從之借校今春夢  
華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  
余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  
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視之敘事九條其餘闕友  
錯字約記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  
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第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  
雲對勘之本相去又何如也

文鈔卷三

七



校吳越備史跋

吳越備史一書遵王敏求記云家藏舊本四卷忠懿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無所謂補遺者又如錦城被寇命道士閻邱方遠建醮及迎釋迦舍利建浮圖諸事今本皆失載按錢所云今本卽此明十九世孫德洪所刊本也今夏間陳子準藏有舊抄善本假以相勘書四卷無補遺敏求記所舉今刻本失載數事皆備載無遺其書與刻本異同詳畧處頗多今皆一一校補中如紀閻邱方遠之卒下注方遠事迹及梁貞明詔敕脫佚有至一兩葉者不第如敏求記所云也書中諸王名字皆闕而不書卽嫌名劉字亦以彭城二字爲代其爲此書最先之本無疑惟明刻本第四卷止乾祐戊申載有嘉祐丙申錢中孚紹興壬子錢渙兩跋知此書在宋時已有佚脫非盡德洪刊刻之謬也

舊本漢武內傳跋

漢武帝內傳一書凡太平廣記所錄及明漢魏叢書諸刻皆非完帙向稱汲古閣刊道藏本爲最善惜傳本亦稀今春從陳子準處借得舊抄足本讀之知俗本皆刪節過半卽毛刻亦多脫落蓋見舊本之足貴矣爰倩表弟陳竹亭影寫一帙藏之復取宋人續談助中節本彙詩刻細校一過間有舊抄訛脫而他刻得之者附注于旁以備參攷又談助卷末跋中載有唐道士跋詳淮南八公姓氏爲他書所未經見與玉海中所引合并錄之又內外傳本一書如吳越春秋之例外傳卽內傳之下卷自刪本僅存內傳不知者遂以外傳爲別一書觀談助跋語自見然不得此本又孰從而證明之耶



重輯漢武故事跋

漢武故事一書隋志著錄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讀書志云漢班固撰又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王儉所依託蓋疑而未定也其書自明以來無完帙今惟古今逸史本雖存又錢氏讀書敏求記所載繡林書堂本今藏稽瑞樓陳氏假讀之亦屬刪本然出逸史外者居半又于愛日指廬見皇山人姚咨所抄北宋人續談助一書如子鈔類說之類中有漢武故事一冊閱之與繡林書堂本無一字出入知此本卽從續談助中出者故亦非完書也又見太平御覽史記正義及通鑑攷異西漢年

文鈔卷三

十

紀小學紺珠諸書徵引漢武故事頗多皆爲今本所未有爰于暇日重輯一編以古今逸史與續談助雖非完帙尙具首尾据以爲主而以太平御覽及他書所引諸條約畧先後附之共得三十一條較世傳本已多一倍而四庫提要所云諸書中引甲帳珠簾玉母青雀茂陵玉梳及柏谷亭事今本未見者亦已無遺計其全書亦十得八九矣特恨敏求記所載又有陳文燭本未得見耳嘉慶庚辰夏五拙經叟識

又跋

余旣輯漢武故事成及門張月霄示以宋劉雲龍

弁先

生文集中有漢武故事書後

見卷二

云撰人班周世出

官次不他見書中言儀君傳東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

一百三十七歲元延漢成帝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間

人歟又云敷敘精緻雖多誕謾不經不與外戚郊祀志

相表裏者蓋鮮非西漢人文章不到此按此說甚新然

余疑周字卽固字之訛如此書古本果作班周何以郡

齋讀書志及他書所載又皆作固可知自宋以來相傳

之本只作固字獨劉所見本偶不同耳恐未可爲據也

惟所云元延爲成帝年號而作者旣稱今上則當爲西

漢末人此說近是讀范書孟堅傳永平初固始弱冠卒

文鈔卷三

十一

于漢和之永元四年

年六十一

上距漢成之代已百有餘年

其不出固手有斷然者而書中有與浮屠相類貴施與

不殺生云云又似出東漢後人語竊疑此書本成哀間

人所紀而孟堅修漢書時所嘗采錄者或因其傳自班

氏遂屬之孟堅而後人復有附益耳疑以傳疑以俟博

雅君子論定焉道光紀元十月下澣又識



校崑山郡志跋

崑山郡志元楊謙撰鐵崖先生敘云二十二卷今祇風俗起至異事十六門共六卷蓋不全本也竹汀詹事跋云首尾完具疑鐵崖所見爲別本其說非也地志首重建置沿革城池鄉都橋梁水利戶口賦役學校官署壇廟祠宇諸大目今皆缺而不載且楊敘中明言崑山自縣升州地利日增賦稅甲天下州縣庸田水道利害所在而志中絕不及之其非完帙可知此第全書之後六卷幸科第名宦人物雜記諸卷尙存足備宋元來是邦之掌故不以殘闕忽之可耳琴溪拙叟記

元本敬齋古今叢跋

武英殿本敬齋古今難八卷輯自永樂大典者爲世間未見之書道光甲申張月霄復得士禮居所藏舊抄李氏原書十二卷首尾俱完惟十一卷後卽接十二卷終而誌刊刻年月姓氏二行疑此二卷兩有殘闕一失其尾一失其首遂誤連爲一卷耳是書今歸鄰媛仙館夏月假讀從 殿本逐條對勘一過始知永樂大典中亦据此本收入者也於是編本傳著有四十卷想係先時未定之目迨後定本則爲十二卷又抄帙僅存至萬歷始一刊刻仍流傳未廣故自來藏書家皆未著錄今按

文鈔卷三

十三

殿本八卷計二百九十二條見于原本者計二百二十四條 殿本外增多二百五十五條其 殿本有而原本闕者僅六十餘條使全書果爲四十卷則大典中零篇彙輯不應于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于三十卷中僅得十之一二以此證之則大典所收卽此十二卷之本無疑其 殿本多出之條卽爲此本十一十二卷之闕葉數適符合也竊念是書自明以來世無傳本幸際

右文之代搜輯成編

睿藻褒題海內學者始獲觀李氏之書猶惜其僅五之



一而不無所嫌幸得一旦原本復出雖少有殘闕得大典本補之遂成完書并知此書之卷帙止有此數而不必致慨于四十卷之亡佚過半也蓋沈晦幾五百年至昭代而全書復顯于世夫豈偶然衰年目昏手鈍艱于繕寫祇取 殿本所闕者按卷錄爲二冊復卽原書篇次輯爲總目附後俾異口可合 殿本依目重錄以舊觀或謹依 四庫例分類成續編附 殿本之末願以俟後之君子讀是書者道光丁亥六月三日

校刻吳郡志跋

范文穆公繼圖經續記作吳郡志繁簡得中嗣後公武  
文恪續有撰著皆祖此本然是書毛氏重雕後板經久  
毀迄今毛刻且罕覲無論宋槧若雲張君旣刊圖經續  
記欲并刊此書以成合璧爰卽毛本繕梓第汲古當日  
從殘宋本開雕如牧守題名卷尾脫一二葉又書中空  
文未刊自一二字至十餘字者展卷有之校刊旣竣君  
猶以未見宋槧度置以俟逮君謝世尙未摹印昨秋君  
從子<sub>金吾</sub>購得郡城士禮居校宋本又續得殘宋本數  
冊重加校勘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并命君孫<sub>準</sub>据以補

文鈔卷三

十五

刊惟書中所引如北海鬪鴨賦天隨采藥賦錢儼觀音  
禪院碑銘諸篇皆據松陵集文苑英華諸家文集是正  
者讀宋槧脫誤亦同蓋此書刊于文穆卒後四十年當  
時校官又續有增修非盡公之初本迨汲古重刊更多  
殘闕今距汲古又百七十餘年一旦復見紹定完帙俾  
吾吳文獻不至久而無徵君之嘉惠桑梓功固不朽而  
金吾與準之善成先志亦有足多者已某昔與校讐爲  
識其顛末如此



老圃秋容圖記跋

昨歲丁酉夏鄉耆社集圖成藝齋觀察屬余記之是秋九月之杪扇叶鳳靡翁初度之辰蒞嗣炳文復招諸老爲賞菊之集因乞芭香別繪老圃秋容圖以介壽其猶子子方學錄爲之記今夏四月二日翁復期集諸老于西郊舟次三脩社事雨阻次日飲于翁新落之堂期而未至者穆堂封翁臬雲太守藝齋觀察伯生夫令續與會者陸采三明經賓主九人飲罷翁出此圖共觀并屬余一言余曰學錄之文善矣余何言翁曰前湖舫之集子既有文記之此烏可以無辭余應之曰前記直敘當

文鈔卷三

五

日事而未溯丙申之緣始前記遞詳諸老之年齒而圖中之坐次布置闕而未書今得此文源委瞭如按圖諦視秋容澹淨晚香寒翠中諸老之精神面目歷歷可數大致本西園雅集而自出機杼簡而該紆而妍得柳之峻潔自是圖與文俱傳矣潞公詩有云此會誠未有堪作畫圖看後之覽是圖者其庶幾乎遂書以爲跋道光戊戌四月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此書爲岱南閣孫氏所抄影宋本前有淵如孫觀察序  
吾邑蔣君伯生大令得之願校刊此書公諸藝苑以挽  
鄉先輩竄改之失誠盛事也昨歲春君屬余校勘商榷  
體例并期及蚤歲事繼復假得瞿子雍明經所藏愛日  
廬曹棟亭本及稽瑞樓陳明卿本二書皆明刻前寫本  
遂彙明抱中陳氏刻本合參三抄訛繆畧同而此失彼  
得可以是非者什之二三餘則取見存之本書暨近古  
類書如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所引有可依據  
者參互攷訂又可得什之三四其無可校者闕之迺功

文鈔卷三

十六

未及半君遽歸道山私念遠爾中輟殊負良友之託兼  
諸同好敦勸卒業當圖共襄剞劂以成君未竟之志遂  
矢志一方校竣以報知己于地下牽於衣食作輟間之  
至今秋八月纔草草終卷蓋距昨春開編之始屈指再  
更寒暑矣歲月如流人生如寄幸天假之緣俾炳燭餘  
光竟克償此宿負旣以自慰又痛君之不及見也適會  
喆嗣奇男司馬奔喪旋里爰識其顛末以書歸之司馬  
其克成先志俾虞氏眞本晦而卒顯得復流布藝林余  
毫矣尙拭目俟之道光己亥秋九月朔



抄王介社詩跋

介社王先生與竇之毛翁皆先友也君不永年余不及見毛翁自粵東歸猶得追隨杖履兩君皆以詩名吳中而皆無後全稿未顯於世聞王稿藏其從子處秘不示人毛稿爲其子婦所居奇舊交後輩爭欲爲之流傳而兩家卒不肯出可嘆也余廿年前從友人抄得介社詩四卷半屬揚州以後詩又于毛翁處見其朋舊雜稿中君詩獨多別錄爲補遺一卷孫子瀟太史曾評選百首今邑中所傳抄君詩者皆從此本出也近毛翁詩得趙孝廉閭鄉王上舍蘊香搜輯遺稿爲之刊布而君詩終晦昨歲于許丞公伯緘處見吳魏公所抄詩二冊卷有集名並識年歲是從君原稿錄出者較余昔所抄存多幾及半亟假歸按年繕錄其無歲月事實可證者姑約畧編次共得詩九卷詞一卷雖非全豹亦十得八九矣倘有好事者畀之剞劂與俟齋贖稿並傳藝林俾知君當年風流壇坫清詞雋格真有江東獨秀氣象爲虞山詩派中增一作手有不爭先睹之爲快者乎道光己亥

夏五錄竟書

書齊民要術後

齊民要術爲隋唐以前僅存之舊籍其書最爲切用而久無善本憶嘉慶初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惟據津逮中湖震亨本根無他刻可校幸元人農桑輯要中所引此書幾得十之三四其脫繆之甚者得據以校改桑柘篇脫去一葉亦經掇拾補完惟是出于後人所引終非本書其中文句保無有增損寬易者用是至今耿耿于心今春月霄于鹿城書肆購得明人單刻本其卷首序文雜記已失疑卽所云湖湘本也客邸苦雨取胡本勘之亦無甚異同蓋胡本卽從此本出也同里陳君子準曾

文鈔卷三

大

手臨吳門士禮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霄假以畀余遂合照曠新刊本逐條細勘知農桑輯要所引與宋本悉合而凡徵引所未及可刊落胡刻之脫繆者復得二十之二三前後計補脫正文百餘字注文七百餘字卷五脫葉文注四百一十餘字零星羨文訛字及填補空墨又得五百一二十字此書至是始復舊觀矣惜校宋本缺後四卷而農桑輯要中又緣非關民生樹藝者罕所徵引無從通核幸此四卷舊刻脫誤本少無害完書耳竊謂是書宋刻旣亡傳本久苦難讀今爲月霄校此兩冊不第于愛日廬中增一異本倘將來有好事者據此



重刊一洗四百年來相承之繆非爲藝林增一快事哉  
余自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而所最愜心  
者惟文房四譜廣川畫跋二書皆從訛繆中力開真面  
今得此書而三矣衰年多病炳燭餘光矻矻于陳編爛  
簡中作一老蠹魚自笑又自慰也拙經逸叟書

書李翰蒙求後

蒙求一書晁氏讀書志未載陳直齋書錄解題兩云唐李翰撰明顧起綸序以爲卽昌黎云作張巡傳者也今四庫提要定作五代晉之李瀚引李匡又資暇及五代史桑維翰傳爲證豈不以匡又爲唐末時人距元和時隔六七十年而去石晉時未久歟然終有可疑者攷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引李翰蒙求呂望非熊一條下文有曰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也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載李瀚事兩條一云瀚及第于和疑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一云宋太祖擒劉鋹遣學士李瀚就尙書張

文鈔卷二

三

昭問俘廟之儀又王栎燕翼貽謀錄載太宗興國二年右拾遺李瀚上書切諫云云則瀚又嘗仕宋未終于晉也今以諸書觀之則資暇所云宗人李翰自屬作張傳之李翰桑維翰之傳李瀚卽仕宋之李瀚本爲二人名字亦異蓋所云宗人者不過同姓之稱不必並時則以屬前之李翰原不妨礙若以屬後之李瀚則瀚作蒙求更無他證而匡又爲唐僖昭時人旣見其成書其年齒當亦相近自僖昭至宋太平興國之初相去百餘年而瀚尙爲學士其可疑一也且和疑顯于五代石晉朝瀚旣出其門後又仕宋太宗計其人當生于五代之初似



非匠又所云之宗人其可疑二也文瑩大慶王栾詰  
去唐五代未遠其言當非無據猶今日談勝國事者不  
得不以國初人之言爲徵信也聊記見聞以附質疑之  
義云爾

季崧耘曰訂正詳覈精確小長蘆後惟鮎埼潛研繼  
之先生諸跋可與頡頏



文鈔卷三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黃忠節公爲明遜國忠臣事蹟載在明史 國朝乾隆  
年龍膺 詔賜諡表揚邑人之以死節著者公爲首第  
當日禁網嚴密諱言其事後來得稍稍傳播不致湮晦  
者實本楊君此傳之力也惟五川先生揆述每喜緣飾  
以矜新異故是傳于公大節著矣而其事之始未出于  
傳聞而未皆實錄如傳中所記楊濬父子事及投琴川  
橋下死之說前人多辨其失實故明史本傳本陸戩病  
逸漫記祇云明年被召中途投水死而不取揚說有以  
也今讀林大同範軒集集亦欠晰知忠節之死固不在  
近年始出

文鈔卷三

三

姚善被難之時而被召亦不在明年乃在永樂六七年  
間事也按林詩病後述懷其三章云稔聞帝遷都扈駕  
當景從下云姪了仕給事簪筆蓬萊宮今當侍鑾輿念  
親鬱沖沖又有聞姪叔揚遇寬宥詩云口信遠傳殊可  
喜心知有日定非虛蓋此二詩皆當公被召時作故有  
勸駕之意也攷明史文皇卽位改北平爲北京營建宮  
室卽肇遷都之謀至七年北巡遂居之稱行在二十九  
年而定都此曰稔聞遷都者則其時當在未北巡之先  
也其曰聞姪寬宥者蓋不以建文舊臣爲罪而錄用之  
故云寬宥也知公之被召當在北巡之時無疑蓋公當



遜國時竄伏有年朝廷久而物色得之以禮科召用而  
公矢志不屈卒赴水以死耳按大同于公雖兩姓實從  
父也其詩當得其實林黃一姓詳見別條又史言以溺水聞其家  
得不坐亦以文皇卽位數年革除之禁稍寬若當壬午  
癸未之際恐亦未能免也以此推之公之死不在明年  
益信蓋同出死忠不爭先後唐之張許宋之文謝于今  
爲烈則公之死節託諸慷慨赴難而不加增卽證以從  
容就義而不加損也故爲辨正之如此

季菘耘曰辨證精核入後九圓密必傳之作

文鈔卷三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

吳郡圖經自宋已亡溯地志者今惟范文穆吳郡志及  
王文恪姑蘇志存而已顧范志刊于宋紹定王志成于  
明正德中惟盧充州熊曾于明洪武初撰有府志五十  
卷網羅散失紀載翔實當時絕重其書乾隆間修府志  
尙見之厥後三十年詔開四庫時是書已佚故于明  
初惟收無錫縣志蓋爾時藏書家久鮮著錄矣緣范志  
經吾邑毛氏重刊而是書自洪武初鑄版至今時幾五  
百年宜其傳本之垂絕也其書自宋端平後以訖明初  
歷百三十年朝經再易其間州縣疆域之沿革水利賦

文鈔卷三

書

役之利害與夫官師人物之廢置盛衰非有是書則宋  
元之際紀載中絕故攷三吳輿記者較范志爲尤重宋  
文獻序稱吳中地記尙無完文此書損益舊典爲一郡  
成書非溢美也此本錢唐何上舍元錫得之浙中以贈  
稽瑞陳氏後歸恬裕齋今秋子雍明經鏞出以見示余  
爲詳其源委著其存佚見此本爲佚而幸存之書允爲  
鎮庫重寶異日郡志重脩徵吳中文獻者舍是編將奚  
以橐筆從事哉道光庚子秋九月七十九叟黃廷鑑跋

又跋

余昔撰三志補訛中元州城攷係友人屈倪父軼作借



刻以環山爲城斷自明嘉靖間築城始余向嘗疑之今  
讀廬志而知其說之果非也據志中常熟縣城圖西有  
秋報景瞻二門由景瞻而西環山而北至宣化門界畫  
清晰城內城隍廟三皇殿皆在山麓山上並無寺宇其  
景瞻門無水門元時爲小西門度其城址是從今城隍  
廟西由巖王弄口循石梅白衣庵環半山辛峯亭下趾  
包三元堂而至平地蓋茲山之勢自西趨東南而止乾  
元宮極目亭居峯之巔元城不過從山腰環入一角明  
宏治間城址已夷無界域可憑桑志城圖遂統山頭繪  
入故乾元宮極目亭如今日之盡在城中矣然按圖中

文鈔卷三

五

秋報門卽元時景瞻門故址與今之阜成門在西北隅  
者相遠而城外南境山圖自讀書臺始蓋可證元城在  
山惟石梅至三元堂一帶而已其乾元宮極目亭與致  
道觀嶽廟本在城外屈氏說據張臨江吳文恪詩李氏  
印帖爲證亦自非謬而不知環山而城實始于上誠特  
不如嘉靖時城大拓基址包有全嶺耳姚少師詩句山  
半在城高李文安序稱倚山爲城皆切證也今得据廬  
志城圖復詳攷其實以釋前疑亦一快事也拙經叟又

識

廬山志

書歸元恭文鈔後

余嘗嘆自魏晉以至隋唐其史志所載藝文今存者十不一二此雖由五厄之遭抑或本立言之未至故傳之有永有不永也若夫沈埋既久一朝復顯而又有人焉表章之此必其人之精神誠足以不朽故造物亦不能使之終晦鬱彌久而發彌光良非偶然也崑山歸元恭先生爲太僕曾孫其文章元本家法而能自出機杼借國初以來學士大夫未有得見其集者婁東季君菘耘購遺文數十篇詫爲僅有手錄之屬余以遺張鹿樵觀察以觀察好表章潛佚且震川全集版藏其家也觀察

文鈔卷三

三

素重先生名讀而善之謂此吉光片羽亦自足珍方擬刊附太僕集後今春菘耘下榻吾里趙閭鄉孝廉家閭鄉復訪得先生之宗裔藏有詩文稿六冊亟假繕錄借菘耘參互選汰編爲文六卷詩一卷遂據以付梓至是讀先生之文者可無遺憾矣夫先生之爲人不待文而傳而人向之景行於先生者終以不見其文爲嘆迺是稿之湮晦幾二百年不先不後而忽出於剗剗將事之先俾由是傳之不朽此中因緣非人力所能致譬之岐陽之石豐城之金有精靈潛爲呵護而若遙相待者今兩君旣興起於百載之下爲之蒐討而余支離一叟幸



得相爲參訂以副觀察表章前哲之盛心少陵云文章  
有神洵不誣也先生之文行卓卓者已詳前敘茲卽是  
集刊布之顛末著之篇後

張鹿樵曰以不先不後立論善於得間文亦低徊頓  
挫如讀六一集中文字



文鈔卷三

三

蘇東坡六一集助文字

悲涼數日以不先不後立論善於得間文亦低徊頓  
挫如讀六一集末著之篇後

蘇東坡六一集助文字  
蘇東坡六一集末著之篇後

書屈侃甫永安耆獻狀後

永安耆獻狀一卷所載四十人搜擇詳嚴敘次簡賈雖里社小志具有史筆方之襄陽耆舊莆陽人物不是過也惟狀中繆侃題處士尙沿舊志之疎攷侃于元至正間值淮兵亂避地浙東辟署行省郎中督漕運馳傳歷

諸郡作渡灘歌

見鮑刻玉山璞稿

時吳越阻絕父老居虞山溫

清久缺繪故山雲樹并所居猗猗堂爲圖題曰望雲以

寄志

時名流屬和

見平陽陳高詩序

亂定歸往來玉山草堂

賦詩酬唱楊廉夫袁子英輩咸重之

見玉山各勝集

是侃固嘗

膺祿仕非全翰晦者其題宜棗正也又社中尙有應補

文鈔卷三

者一爲明崑山龔安節

翻

永樂初避難來常熟嘗設教

于九我堂陳冲家其讀書寓舍曰鈍庵在琴水之上

並見

吳訥九我堂鈍庵兩記

一爲

國初江西俞嘉言

昌

係前明宗室

鼎革變姓名隱于醫迹海虞嘗寓半野堂後結廬于

北山之城麓以終

見錢學士遺事

二公皆可循松圓詩老例人

流寓且忠義炳然匹文苑而更上之也畧撫所見聞附

書於後續有撰次或有取焉

書志云載文淵王安室五

里版小志具存史筆云云與耆舊譜相入或不與

永安耆獻狀一分而歸四十八人與耆舊譜分大簡賈



書史通後二條

余少讀史記夏本紀如翠簾夏太康中興一代興亡缺而不載而伍員之諫見于吳太伯世家夫魏絳之對晉悼與子胥之諫吳王俱見左氏傳中而一載一不載豈史公當日有見有不見耶夫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史公明言之故周語穆王諸篇並載周本紀桓釐以下宜及內傳文而其畧故有謂史公第見國語而未見左傳者及讀史通外篇雜說論史公稱彌子瑕而不及夙沙衛事以爲漢初左傳未行史公故未之見知此語劉氏實倡之然余未敢信爲然也蓋嘗統觀史記列國世家如

文鈔卷三

二十九

吳季札觀樂魯敗狄于鹹齊管仲平戎于王桓公召陵之師衛孔惺之亂楚商臣弑君靈王次乾谿諸事所載皆全本左傳文而加點竄非取之國語自餘記載各國時事文異而事合無大乖繆于內傳者則謂史公未見左傳也豈篤論哉然則史記于左傳有載有不載者何也考漢興三傳並出第以世尙公穀習左氏者少故藏其書者罕加以簡冊繁多或如壁中之經殘闕斷爛史公所見未獲其全所云羿澆夙沙衛事適當其闕本末未具故在所畧歟子元論其一節而未究全書亦見其詳也或者曰左傳一書本采春秋諸國紀載之史筆削

成之周秦之際豈無儒生別有紀述雜取諸國之文爲書者如晉世家所載屠岸賈公孫杵臼事亦出于春秋內外傳之外史通所謂多取舊記時采雜說是也故史公未見左傳而其書有同于左氏之文者職是故也是說也倘可爲劉氏進一解歟

又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不載文選有之東坡志林言劉子元辨其非西漢文而斷爲出六朝人擬作見史通雜說云是篇詞采壯麗音節流靡不類西漢人故有謂其風格近東京人筆者有謂其詞旨非他人所得僞者然皆

文鈔卷三

三十

以文體別之而未究其情事斷之也秦子卿自匈奴使歸後旣與李陵一再通問已迺其書中自初降至今口一段宛似陵敗降後與漢廷之臣未一相見而今始致書者然而謂以答同在匈奴十九年之子卿有是理乎又自先帝授步卒五千一段自敘戰功詞旨固悲壯亦屬贅言夫陵以力戰無救敗降史公推其功已暴于天下以是獲罪此在漢廷諸臣人人能道之曾謂陵與子卿素相知者而復爲是聒聒不已乎究之不過脫胎史公報任安一書然視史公文縱極怨憤而骨幹自厚者不侔子元之論是也而或因是并疑選中蘇李詩則又



過矣

季菘耘曰讀書慣於閒冷處著眼自能羽翼前人獨  
闢新見

文鈔卷三

三



關說見

季菘耘曰讀書慣於閒冷處著眼自能羽翼前人獨

闢新見

書手抄中吳紀聞後

中吳紀聞一册余于嘉慶初從毛刻影寫惜無善本可  
校置之篋卅年矣昨歲以贈張茂才樹本今夏茂才持  
其婦翁家園公太史藏本屬校係顧伊人臨校葉竹堂  
盧氏元稿亟取對勘補卷六翟超一則暨脫文數處餘  
是正者八十餘字未幾又假得友人季崧耘傳臨毛斧  
季刊後校本同出文莊舊抄者覆勘之除顧校標出外  
復拾補遺漏幾二百字兩家同據祖本而所校詳畧不  
同蓋顧有區擇而毛務兼收加以几塵風葉非一覽可  
盡也噫是書自有嘉靖坊刻而汲古仍之近照曠刊于  
墨海長塘刻于叢書皆非盧氏元藁蓋承訛者幾三百  
年幸有傳校之本未絕一朝併出始得合訂以還公武  
所傳之舊洵乎文章有神非偶然也余年始壯從事月  
鉛每喜手自抄寫今及耄矣自笑老至不知目昏手強  
不憚一再校讐而昔抄遂成善本倘異日者有據之掇  
梓以掃白來傳本之訛俾士林得睹廬山真面不亦增  
三吳文獻之光耶校竟書此并質之茂才以共欣賞也  
道光己亥七月



書校建康實錄後

建康實錄一書畧仿通史體例括六朝興廢簡詳典要  
自昔推重而傳本絕少方照曠刊學津討原時聞邑中  
有虞巖魚氏鈔本物色之秘不肯出後數年吳門黃氏  
得從汲古宋刻鈔本有人借刻未半而歸版與書于張  
氏續刊完書卽此本也其魚氏本後輾轉歸余及門俞  
用賓處今歲余館照曠宗人子慎茂才家茂才假以屬  
勘其家刻此本向曾爲陳子準吳心葵兩君插架俱經  
畧校一二而未卒業吳校首二卷陳校宋畧總論余迺取吳志合晉  
宋齊梁陳五書及南史并魚氏舊鈔通勘一過始知新

文鈔卷三

三

刻出自長洲顧澗賓校本較舊鈔轉勝然除顧氏校補

外脫訛尙多如吳中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脫是

字

太子登傳晉上雖有不軌之名周嵩傳誤者

晉中夏五月

詔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布其次三字闕宣康二年

後軍文武盡配軍府盡誤書

謝安傳

勸彬謝彬曰脫彬謝

二字

王彪之傳

晉下遂邀殺毅等同舉義誤衍殺字

何無忌傳宋

上海鹽令鮑陋脫令字

高祖紀

戊子大赦天下遵于天子

爲從父脫下遵于天四字上宋下梁獠請內屬以爲懷

漢郡懷漢二字闕

大明元年

始壞土族雜婚者補將吏壞誤

懷

大明五年

宋下魏拓拔燾與質書曰曰字上脫燾書及攻

盱眙事下童謠云云乃質答書也臧質傳草未及燃脫燃

字及尋陽敗脫敗字蕭惠開傳齊上衆二萬發湓口脫發字

高帝紀復屬籍各封子爲侯各謀冬建武元年東昏以卷名各

誤矣史臣齊下詔贖錢五萬詔誤穎蕭赤谷傳南門外立二

土闕土字誤作十一魏有索于水出定襄脫出字上同氏

凡五字一誤王一誤氏餘皆誤元百頃頃誤須上同梁上

又撰通史躬讚序躬誤聘武帝紀梁下其夜遁歸襄陽遁

誤遣蕭督傳陳下王勣爲右僕射王勣二字闕光天三年以上

皆文義乖繆可据史文訂正者凡二十餘條其餘形聲

字誤及訛闕而無可參證者俱悉注出又得六七十處

文鈔卷三

五

雖未敢云盡善視顧校少加精審亦可十得八九矣自

初冬至近臘攤書滿几彌月而畢竊喜完二君未竟之

功惟書中脫簡數葉非得宋槧完帙無由臆補未知世

間尚有傳本否也道光庚子十一月下澣書



書縮寫元大德刊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余向聞白虎風俗二通有元刊大字本嗣于嘉慶初得見吳門士禮居所藏本而風俗通已失心耿耿者四十餘年去秋聞吾里瞿子雍明經得此二書欣然拏舟造觀并假歸攜至寶聞書館子慎主人見之驚爲希有爰命仲子琪縮寫巾箱本行款字數及漫漶殘闕字畫悉仿摹寫諸序之行草書手自臨撫惟恐失真譬之人形體不同而精神面目惟妙惟肖觀者幾詫丈人之化侏儒也此大字本其脫誤雖與明刻無甚異而班書篇目舊第未改書中八妾於皇明周之類善者盧氏校勘已

文鈔卷三

卷三

著之不復論應氏書世九罕見中孟某條出書字三見而未作畫考孟子趙注本作畫後人傳寫訛畫朱注亦云當作畫音獲想應氏書本皆畫字此葉適明人補刊遂改爲畫而改之未盡留此一字猶足顯元本之善昔人惟據史記王蠲畫邑人以辨其訛今得應氏引本書證明之迺爲更確矣餘如青書訛諱皆書京原古書通假字後人訾爲訛諱者皆可據此本正定之益信元刊之勝俗本多也噫古刻日亡子雍之通假子慎之愛古其志洵堪嘉尙而余更幸元刊之得重度一種子也寫竟屬校遂書其顛末于後道光辛丑九月

書先節孝祠記後

吾黃自慎吾公遷虞後有二支長曰汝弼公諱家相李  
曰汝石公諱家柱鑑長房之八世孫也吾祖漢昇公容  
游京師歸貧無立錫迹窮鄉城中族姓遂不相往來  
家君早年失怙中罹回祿先世譜牒遺籍盡爲灰燼幸  
有先高祖圖冊一裘藏伯父金山公家始得悉家世源  
流及節孝始末微此幾不識先代諱氏矣汝石公再傳  
爲來仙公兩世以孝稱其事具載邑乘惜公之嫡裔莫  
效爲誰嘗謂公之積善成德宜獲後嗣之報而子姓之  
俗丁可重嘆也今夏讀陶太史退菴先生文集得觀先

文鈔卷三

五

生爲吾邑先世節孝祠記言祠在西城外某狹而制  
朴淳淳乎創之難而欲其傳之久乃今未百年爲子孫  
者已莫識其基址將有遺蹟可尋歟抑興廢有時時當  
其廢不必盡如先生所云亭臺池館之盛者耶然祠宇  
雖經湮廢而藉先生之文傳之記載俾先世之節孝與  
來仙公創祠之苦心猶得識其梗概不又重可幸哉且  
丐記者爲來仙公之嫡系則向疑公之宜必有後者今  
而信公之果有後也爰乞先生女孫約齋廣文補書此  
記于圖冊後以爲家珍倘異日者兩支子姓重敘昭穆  
同登邱壟始賡者得終合此則吾族之厚幸也夫嘉慶



丁巳六月朔長房八世孫廷鑑謹識

盛蘭雪曰明白如話簡當不支此種題固當如是無  
所用其繁飾也

文鈔卷三

三



世祖其業前出

編錄書曰即曰城高簡當不支其繁飾固當如是無  
所用其繁飾也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鑑既書祠記後之九年得交張君子恂子恂好古彊識  
愛搜訪古蹟碑刻尤熟于邑中故實去歲自中州歸語  
及吾家先世祠墓湮沒失攷時子恂同邑之紳士修復  
明忠臣邑令王公墓委里胥周伯和經紀其事遂語  
以家祠屬訪焉伯和世居城外一都凡繞山之麓祠宇  
冢墓基址能悉其興廢越數日子恂來述伯和云得祠  
于西郊蔣贈公墓有偕往省謁雖垣宇不葺而規模仍  
昔陶太史記所云壁間陷置之石尙完好可讀并詢得  
祠旁之祖塋而肅拜焉憶先墓之失攷先君歷五十年  
訪問不獲鑑粗有知識卽命繼爲求訪又閱卅餘年今  
始得識其處而祠墓依然不至鞠爲茂草弃諸他姓實  
賴來仙公之媯齋猶有存者今卽式微已甚前所書重  
敘昭穆同登邱壟之言適符左券此皆先靈默相累世  
節孝之光有不容泯而假手于子恂伯和兩人爲之作  
合嗚呼此豈鑑一人之幸哉所痛者方擬今歲春和先  
君得扶杖西郊率鑑祭掃以展數十年之積慕而二月  
之初先君遽捐館舍竟不獲一拜墓下此又鑑所爲執  
筆屢屢飲泣而不能已者也爰重綴其事于記後藉以  
識先君孝思之篤並詳述其詢訪之艱示我後之子孫





第六絃溪文鈔卷四

常熟黃廷鑑琴六著

鮑廷爵叔衡校刊

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趙氏諱同翮字振六自號巢寄明文毅公八世孫也祖友倩隱于醫父森以孝廉官中書有才名先生生而穎異幼受經于大母王太宜人卽通大義少長從同里許德園先生游學益進規言矩行以古人自期爲文根柢經史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文行推賢序冠中書公卒于京邸貧無立錫以教授自給邑令康公基田稔其貧餽以白金先生辭不受其廉介蓋天性也乾隆三十年舉于鄉明年赴禮部試不中考充咸安宮教習三年期滿選授甘肅徽縣知縣縣故天水地其俗男無鰥居女寡輒嫁沿習成風先生以文學飾吏治導以節義首禁革之民風一變邑解讀書數十年無一領鄉薦者先生創設書院擇士之秀者肄業焉資以膏火親督教之越三年有張君綬以鄉舉成進士遷庶常由是徽之人士爭知向學庠序彬彬矣時西監例開准商民輸粟用本色給實收儲以備賑卽占納粟備邊遺法也而官吏罔緣爲奸改收折色入私橐詭造賑戶報銷甚者預給空照轉相鬻買飢民無一實惠大吏亦從中納賄



知而不問先生莅任五載未嘗給一空收歲偶歉察或  
咸鄙掄之先生不動聲色先捐廉爲倡繼勸富民量力  
出資設粥賑飢並未一請公帑民無死者方是時也仕  
宦者皆視甘省爲金穴雖賢者不免後冒災事敗上自  
撫藩下至牧令駢誅者數十人子孫有發遣禁錮者而  
先生澹灑然不滓可謂特立獨行者矣制府李公特奏  
廉能量移張掖地當孔道星軺絡繹先生節冗費輕徭  
賦敝衣羸馬躬自調度不假手胥吏大吏過者咸知趨  
令賢戒從者毋敢屢訟簡政平張人德之頌爲河西第  
一清官甘州守某賺先生不善逢迎故爰假鞠案失出

文鈔卷四

揭之先生遂拂衣歸張人羣詣提督軍門某懇奏留某  
以武臣辭衆環叩不已許轉自制府迺散去顧以官運  
未能卽行民爭釀金代償不旬日集事旣交代有少贏  
民諄請資爲途費先生辭不獲已受之而中未愜途中  
賦詩有云兩袖清風眞浪語脂車猶出舊民膏蓋自訟  
也兩任巖邑歸裝敝衣數篋破書一簞而已旣歸僦屋  
以居仍以教授自給先生從父官福寧守歿于仕治其  
喪葬遺孤尙幼先生教育之生平敦本好義常若不及  
故所入修脯恆不給或至晨炊不繼處之泊如也中表  
季綱齋時爲河東運使郵贈百金先生不謀朝夕亟于





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庭筠字養吾自號無黨世爲常熟人祖慶祥父永錫兩世潛德未曜先生生有異稟讀書日數行下年十八補縣學生時崇川柏太史東皋先生掌教虞山爲文章宗匠見先生文亟賞之遂游門下文益進東皋高弟先生與三山何君稱首焉乾隆三十年膺選貢入都廷試二等就職州倅人監肄業司成朱春圃以國士目之延之課子兩試京兆不售庚寅以方畧館臚錄議敘分發粵西試用委署永康州事郡守劉君檄會審命案先生反覆研鞫得其實一夕上之劉歎曰初

文鈔卷四

四

任辦案如老吏君眞善讀書人明年春補西隆州州同分駐八達地處邊漳漢苗雜處獷悍不馴號稱難治先生以清勤自勵開誠布公興利除害三月苗民無梗化者委署本州事州地亘九百里舊分爲六甲凡州牧蒞任派甲差六人總甲一人盤踞村寨至土人長跪白事婪索不遂輒用非刑凌虐先生於八達旣革去差頭而甲差非所屬每以爲恨至是始罷去之州官出巡俗有過山錢徵索土產官吏舊以爲奸先生只從吏役四五人攜襍被糗糧自給土酋以何首烏饋却之榔州九月苗民憤感詫爲未有州地有馬蚌土人爭山場八達行

大寨與蔡英寨爭地界連年不決先生馳往皆一勘而定八達東門外有八陽渡渡夫恣爲勒索行旅苦之先生捐俸置船月給工食其弊遂絕署州時有吏目危某恃有夤緣貪穢不職戒之不悛先生搢之上游多爲之地先生逕稟撫軍危褫職去而先生亦病矣明年先生病假旋里杜門七載四十年春以病痊起復再任西隆州州同州人聞先生復至黃童白叟懽呼來迓接踵于道先生一如前政昔年弊政去任後漸復者仍巖革之先生常言凡今牧令多諱盜顧一已處分而貽地方無窮之害是民賊也會八達所屬八寨冷水二寨兩月中

文鈔卷四

五

疊次報盜先生皆親勘通稟而州官及府交恨之冷水獲盜首已審實屬令翻供時藩司瑞某護撫篆將以誣逼爲先生罪已定稿會新撫吳公垣至見之歎曰王倅雖有誤然肯報盜是一正人也事得寢明年病又作嘔然曰吾少讀陽明先生瘞旅文而悲之今奈何躬爲吏目之續耶且一倅之職惠之及民者小而又動見齟齬鬱鬱居此甚無謂也遂復告歸不出先後在西隆六年慈祥而精敏遠宦數千里不挈眷不攜僕從一肩行李吏民初不知爲官也兩攝州篆不設門丁絕苞苴屏慶宴署惟蒼頭一二人司爨火終日堂皇呈狀立判兩造



俱近者卽時訊決訟無淹滯初署州篆曾延幕賓自後一切謝去事出親裁而吏無所容其奸自奉儉約有寒士所不堪者故能潔己而辦公無細先生之廉能當于古人中求之惜乎未竟其用也又嘗言甲差不除西隆必反聞者咸未信先生歸後數年西隆果有猥穢亭龍登連激變滋事致煩征勦先生之言始驗矣先生之論文也以先正爲宗與及門講解臺臺不倦人有寸長譽之不置口有一不善面責隨之朋儕中行止偶有不檢擯不與通故人多以怪目之先生聞之不屑也先生猶子曰家相伯兄以貧老故思棄儒業先生初任粵西歸識其有造亟命之讀書躬自教誨之越歲卽游于庠後成進士入詞館今官御史先生力也先生生于雍正七年正月某日卒于嘉慶二年七月某日年六十有九著有懷蓼堂詩文七卷制義三卷粵西從宦畧一卷藏于家元配凌安人前卒子二長元晉諸生前先生一年卒次元鼎後先生卒以家相次子憲成爲元晉後先生葬逾廿年而誌石未備門人某謹輕次其畧而銘之曰道何以隆直則不汙位不在大誠則自孚安隆一隅昔稱獷悍鋤姦植善德懷威憚勵之以廉濟之以明執簡御煩政平刑清卓哉先生含章中美沈淪一倅設施止

此虞山之陽琴水之濱風清道古矯矯于春

孫子瀟曰養吾先生政蹟行誼真古之久也文敘得  
詳明有法後人可據此采入循吏傳先生藉以不朽  
矣

文鈔卷四

七

宋

補遺  
孫子瀟曰養吾先生政蹟行誼真古之久也文敘得詳明有法後人可據此采入循吏傳先生藉以不朽矣



婁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余賦性迂拙落落寡合歷數知交得心契者三人焉一  
爲同里屈侃甫一爲婁東盛子履一爲婁東張椒卿三  
人者皆不遇侃甫浪游都門而返子履以一廣文滯  
淮上而椒卿則於昨歲死矣葬後三年其子以誌石請  
不敢以不文辭君諱鐸字椒卿一號春廬太倉毛家市  
人也祖應祖諳生父健鵬隱居教授兩世潛德未曜君  
生而穎異周歲時祖日課字數十輒不忘時尙未行立  
迺粘于屏壁抱于懷中溫習之少長就塾所受書皆如  
夙誦鄉里有神童之目十齡畢五經繼治古文騷賦能  
于前人轆葛處出新解每發一言老宿驚服爲制藝操  
筆已自成章後受業蕭百堂先生業益進年十七補縣  
學生明年壬子赴省試文極瑰麗本房阮昉巖先生激  
賞爲才人之筆力薦不售阮公深爲惋惜甲寅中副車  
自後歷試不遇而君亦遂以文酒自放矣家貧恆客授  
于外阮公任宜興在其幕中最久繼館婁之直塘于吾  
里則墨井言氏西城張氏南墅席氏嘗卜一廛于虞山  
之麓繼又徙于東城下名中東草堂然終歲常虛局居  
停無幾日也歲丙子薄游雪溪謁同年湖州守趙蓉湖  
先生先生深加推挹延課其子辛巳秋忽患肝鬱之疾

忿躁氣逆平昔嗜飲而飲輒喘君復強之病益劇明年二月強起赴蒼湖寓館旋歸歸五日而遽不起傷哉君博聞強識詞華富贍朋儕罕有其偶工詩古文樂府而尤長于騷體其用典也鉤新搜異無一庸近語博麗瑰奇中能排宕流轉一洗迦陵善卷之習不輕爲人作作必斬勝于人凡求其文者速則操紙立就遲則經歲不獲間爲集文選體截肪萃腋巧若天成君頗自喜然非其至也憶君客授虞山時值君里蕭子山王雲門盛子履張補葦孫少初諸君咸館吾鄉又皆一時才雋流連詩酒間旬日一敘而君與子履迭爲之主余因得介子

文鈔卷四

九

履以交于君維時吾里屈廣文侃甫關亭帚山莊于北麓與君寓鄰月有文酒之會座客如吳項儒郭小若吳心葵程醒雨輩皆願交于君余遂介君以往懽如舊識暇輒過從每見君酒酣耳熱上下古今雄談偉論時露其抑鬱不平之慨而侃甫心葵議論風生往復辯難相與抵掌歌呼極一時友朋之樂未幾君往雪溪醒雨秉鐸廬江小若客死河南心葵避居無錫之梅里而君里諸君亦復星散余方悵昔游之不再而君又死矣君懷才負氣不善攝生生平又半在羈旅佗僚無聊之槩時時見諸形色卒年纔四十有九子一詢之余婿也易簣



之夕忽與之講檀弓童子隅坐執燭句而斥新說以隅  
爲童子名之謬蓋了了于去來之際而微示其意時道  
光二年二月之晦也配葛夫人先卒終身不復娶一生  
不問生產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貧而好施與見齷齪鄙  
瑣之輩輒詆呵之居吾鄉時有君里王小香客死于虞  
君爲經紀其喪俾之歸葬孫少初死君在茗上聞之轉  
貸數金賻其家其篤于故舊如此客有以息交節飲諷  
者君慷慨言曰人之所持以生者五倫耳如僕者半生  
落魄浮沈里巷是求乎事君未能也自幼子立異爨  
鬻是兄弟之親未有也而父而不獲祿養有子而無母

文鈔卷四

十

撫育入宮而不見其人是又父子夫婦之倫交闕焉惟  
有朋友一倫強以爲懽若復禁絕之不如無生矣聞者  
心惻可以諒其遇矣著述懶不收拾詢之搜輯遺篇爲  
芬若樓詩文鈔若干卷藏于家銘曰存則思交而為  
豐其才膏其遇畜于德促于數何賦畀之不均豈造物  
之有誤屢冰之陽毛市之鄉新阡是卜首邱毋忘

孫子瀟曰灑灑千餘言而無溢美無支辭情生文耶

文生情耶令人增氣誼之重

邵環林曰對客自敘一段悱惻動人自是篇中最警

策處餘亦不解而及于古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虞山山勢自西而來岡巒起伏蜿蜒走東北而陡止邑城鎮其趾距城五里曰石墩蓋山之餘氣鍾焉其地有巨石負土隆起成阜故名墩之南北有塘二水交流平疇千頃居民數十家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宜有才德特立之士出其間自宋以來馬參謀以埋骨著郎懶庵以隱逸稱而其他無聞今銘顧君而知氣之鬱而久者必間一發焉按狀顧氏于前明自錫山來徙至君五世矣今爲墩之巨姓君少警敏饒材幹有兄愿而朴父因命二子分理內外事由是家之歲用出入廩粟筦鑰兄是

文鈔卷四

又十

職門以外往來交際操奇權節審時觀物運籌于贏縮消長者君肩之兢兢以治生養親爲務而家業日隆性儉約不以處豐易志自奉若寒素而遇祭祀賓客必潔腆生平見義勇爲積而能散邑遇水旱偏災恆樂輸恐後道光辛卯秋歲熟未穫驟遭淫潦禾盡偃而藁遠近數里飢民嗷嗷君憫之與鄰村瞿氏共議設粥賑之自冬迄春全活無算後二年邑有浚白茆之役役關吳中四郡水利工鉅費繁君首捐千金爲之倡大吏嘉其義行以聞于朝君謝不獲歸善于親故樂善好施之旌藥于厥考爰建家祠于舍傍樹綽楔鄉里稱孝率先



人命伯仲同居一門雍睦會無間言迨君之子不析產  
三世矣延名師親老成以教諸子常訓之曰功名顯達  
固有命在孝弟力田可自致也其敦行樂道有如此者  
故諸子皆彬彬自好樂與賢士大夫游四方冠蓋至壤  
者不問而知往君家也君諱士銓字廷表曾祖行先祖  
煥文父天源世有潛德未曜君生于乾隆三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卒于道光二十年八月四日春秋七十有四  
國學生議敘八品銜例授修職郎配王氏繼朱氏皆有  
閩德子三湘國學生嗣兄上奎後浩濂皆議敘八品職  
銜濂後一年卒女三一適國學生陳履曾一適邑庠生

文鈔卷四

十一

周承澍一適國學生朱宗文孫男八孫女一俱幼其孤  
浩卜子一年四月日耐葬君于巖家角先塋之穆穴  
去墩百餘步先期以狀乞銘銘曰  
古稱猗卓非有殊行徒以素封名垂史乘矧君蹈履名  
與實應有美弗稱曷言論定隆阜之陽水匯其傍鬱葱  
佳氣是妥是藏劬躬壽後奕世其昌地以人傳墩名允

彰

朝議大夫張君行狀

曾祖士恆

祖朝績監生

馳贈奉直大夫

父仁濟附貢生

誥贈朝議大夫

君姓張氏諱海鵬字若雲號子瑜系出宋魏國忠獻公之後元末自閩遷虞明教諭遂志先生其六世祖也君生前穎異讀書刻意攻苦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三踏省闈不售遂絕意名場篤志墳素先是君考訥齋公

文鈔卷四

五十一

與伯兄靜谷公皆好藏書家多宋元舊刻君治經之暇旁通子史百家言嘗慨古今載籍幾經厄劫歷觀史志所載及藏弄家所著錄存者百無一二方今典籍大備不有以聚而流傳之將日久散佚此後生讀書者之責也昔吾邑隱湖毛君以一諸生力刊經史諸書廣布海內迄今幾二百年經史舊板尙供摹印前事可師遂矢願以剞劂古書爲己任迺檢舊藏所有更廣購自明以來罕見之舊本互勘去取其 中秘藏書明倚錢唐何上舍元錫從 女瀾閣中寫副儲藏以備彙刊以汲古所刊經史外惟津逮秘書十五集爲書林鉅觀法之益



之黜僞崇真廣爲二十集名曰學津討原開雕於嘉慶  
壬戌之秋於甲子冬竣工又念六朝古籍罕存惟太平  
御覽中徵引頗多是一書傳而羣書之崖畧以傳允稱  
類書之冠舊刻訛謬宗人觀察夢藏有明人舊鈔据爲  
主本讐核再三付梓未半復從何止舍家得影宋抄本  
詳加覆勘已刊者不憚剗改中有兩冊爲兩抄本俱闕  
者復屬上舍泛海至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抄補是書始  
臻完善續又於四部中取有關經史實學名家論著而  
傳本將絕者梓墨海金壺七百餘卷又以其暇取明人  
及時賢撰述刊爲袖珍小品名借月山房彙鈔凡十六  
集又六年而畢流布日廣海內爭觀書林中之挾秘冊  
懷墜簡者爭集有未經四庫著錄者如兩京新記九  
國志琴川志諸書又蒐輯次第續刊書成將名之曰金  
帚編惜工始而君捐館矣居恒嘗語人曰藏書不如讀  
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祇以爲己刻書可以澤人上以  
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來之沾溉視區區成就一己  
之學業者其道不更廣耶其拳拳於流傳古書至老彌  
篤素志然也君性友愛伯兄光其暨繼嫂邵相繼棄世  
孤金吾年才十五嫂氏臨終付託君經理喪事畢金  
反步道巷舊宅相依延師課讀視同己子釋服後爲

文鈔卷四

之授室合葬兄嫂於寶巖新阡遺產及一切瑣務君親  
經紀之迷金吾游庠方以家務界之惟恐少負兄嫂重

意好施與拯焚周急宗親姻黨贈遺無少吝嘗同孫庶

常源湘宗人觀察陸上舍肇堅三君仿明高忠憲遺

法立從善局施濟四窮月給贍養君首捐田二十餘畝

錢千緡爲之副經理二十餘年如一日其處身也屏絕

時趨古朴自喜家計粗給而自奉儉約如寒素祭祀賓

客外不一特殺也中歲得鄉先賢顧裕愍公省身格力

行之每夕省功過簿記以自警性好勞惡逸黎明卽起

漏三下不息逆黎棗役興手一編丹鉛左右恆微曉了

文鈔卷四

無倦容延致好學知名之士相與分校訂訛析謬悉心

諮訪間有不合斷斷辨論必洞徹無滯而後已平生無

他嗜好蓄古入金石書畫以供清玩所藏敬一堂墨刻

寶硯齋印譜遠邇爭購之厭聲華務實行杜門却掃矻

矻陳編海內名流若孫觀察星衍洪太史亮吉皆挈舟

相訪把臂願交觀察勞公樹棠方公體蒞任皆枉車騎

過廬君報謁外不投一刺也君之敦行立品卓卓可稱

道者又如此君精神強固雖鬚髮早白年及周甲而步

履猶如少壯偶以夏月觸暑病六日而遽不起惜哉君

生於乾隆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卒於嘉慶二十一年閏





徐翁小傳

翁姓徐氏名涵字有峇一字仲米晚號竹溪邑徐市人明大司空栻之後也少任俠好技擊里黨少年多從之游嘗以騎射補諸生緣事褫其衿亦不屑也折節讀書從柳南王先生學詩彈琴度曲六法皆擅其能以名士風流自喜先君夏時家沈市去徐市甚近與翁游從最密暨先君城居又常館郡城跡遂疎然翁入城時聞先君在家必來歲一二過或間歲一至余識翁時翁年五十餘矣及余稍長卽先君不家翁亦來始以爲偶然繼而以爲常先君七十後家居時屆歲暮偶懷舊友作書

文鈔卷四

十五

將緘寄之未發而翁適至皆大喜謂我兩人之同心也握手歡敘并屬寫書爲贈明春翁來攜畫一幅係以詩句云舊雨忽懷先放艇早梅欲寄未封書先君吟賞不置余侍坐間偶談西山有鷓鴣峯而未識其處翁曰余熟游也今春將應三峯僧吼琴之招可來同遊余遂同周子山甫季子坤伯往踐其約入寺適雨雨止偕游林煙霏而山翠濕衣翁年雖老精神矍鑠如四十餘歲人攜禪杖爲前導先探白雲洞迤邐至鷓鴣峯又登張氏禡旗墩而返是夕宿山寺余輩已困而翁無倦容余作紀游一篇後係一詩中有觀字韻翁和云洞口攜雲轉



峯頭指鶴觀咸歎工絕時嘉慶四年之四月也回憶茲  
游幾三十年而翁歸道山亦一星終矣翁晚歲卜居南  
城雲和塘上年已八十有四精神如舊方幸時親杖屨  
訪舊聞謔逸事廣所未知而是秋翁遽得疾不起病中  
猶招余至榻前談論如平日并贈畫爲記訃聞爲之悵  
惘者累日自先君歿後親故凋零先友之存者惟壽君  
毛翁及翁爲碩果後二年毛翁歿又五年而翁歿至是  
而耆舊無一人焉可哀也已

論曰余聞之先人曰翁少年自負奇傑有不可一世之  
概恆欲自見其材畧卒困而無所施退而隱居耽詩畫  
放浪山水間非其志也翁之畫法倪高士而微近浙派  
不爲時人所許而詩特清澹不俗無綺靡怪僻之習元  
和顧進士星橋曾採其詩入停雲集蓋翁之所託以自  
見者在斯而詩品實高于畫云同里蔣寶齡少得翁指  
授詩畫今有名

文鈔卷四

六

孫子瀟曰爲徐翁作傳而意在耆舊之凋喪精神全  
在結處以此見文章之不苟作也

季菘耘曰閒雅得歐史之神

張月霄傳

月霄名金吾字慎旃月霄其別字也常熟有三張月霄  
系出南張明武邑教諭懋之後也祖仁濟父光基皆邑  
諸生月霄少孤性穎敏喜博覽比長學爲攷據嘗從季  
父海鵬校刊太平御覽諸書鉤稽審覈見者稱焉年廿  
二補博士弟子員省試一不售卽棄去慕鄉先輩汲古  
毛氏述古錢氏遺風篤志儲藏與同里陳子準揆善咸  
事購訪古籍欲以撰述名當世嘗謂歷朝總集自文苑  
英華而後文粹文鑑文類代勒鴻編惟金源氏一朝著  
作自來散佚月霄慨然引爲己任討論史傳網羅圖經  
碑刻彙十二年之精力成金文最百廿卷較梅氏文紀  
事艱而厥功實倍經學莫盛於 本朝通志堂經解實  
集大成顧宋元來諸家經說放失尙多月霄出其家藏  
秘帙復傳鈔 文瀾閣本凡羽翼經傳者得八十餘種  
寫定詒經堂續經解千四百三十六卷自是先儒說經  
之書彙萃無遺矣又念藏書考鏡賴有書目宋之晁氏  
陳氏兩家其最善也今則歷年既久坊槧胥鈔代出魯  
魚錯脫踵謬襲訛第按目取盈卷帙藏猶不藏也爰取  
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爲世罕見者揆愛口精廬  
藏書志四十卷爲廣其例詳載鏤版時代校藏姓氏備



錄敘跋以著一書之原委俾覽者得失瞭如迺書目成而書散說者謂千造物之忌云月霄不善治生家中落處之泰然鍵戶日讀經疏換釋冕釋弁二篇近又取李氏易解漢上易傳諸書窮日夕研究將爲窮理盡性之學而疾不起矣年四十三惜哉月霄別著廣釋名明小學訓詁兩漢五經博士考補朱氏立學一門釋龜原三代卜法十七史引經考及白虎通注稿皆貫穿詳核非經生家言也

拙經叟曰月霄幼從予遊治經之暇好觀史記兩漢書篝燈深夜寒暑不輟與之講論今古徵典實辨名物退則抽書尋討質難疊生讀書閒舉傳注舊解或古今異讀輒取塾本作夾注行間幾滿觀其嗜書好古趨向已早殊俗學厥後纂輯之宏插架之富十年中名滿三吳斯真勇乎自立已及藏書旣散蕭然僻處一編在手而所學益漸深邃其氣量豈出古人下哉凡所著述務爲其所難實能從古籍中博觀約取而成使天假之年所造就當不止是此非予之私言也請以俟當世之讀其書而論定者

葉震谷傳

震谷姓葉氏名培祖秦邑諸生震谷少學于余質魯而性朴家世習堪輿術初爲童子師後繼其業有招之者不論貧富輒爲盡力不望報樂善敦行親故有緩急視若己事嘗爲人居間百金後其人沒震谷代之償無難色人怪之曰吾自恨貧不能周人之急敢復負人乎其勇于爲義類如此震谷三娶無子最後妻黃氏生一子曰柏絕愛之循謹無習氣年廿餘因喪母暑月哀病甚驟得咯血疾自夏至明年秋百方投治不效于道光十年冬十一月廿日夜竟死震谷一慟乘間自投于河亦

文鈔卷四

十九

死距子絕命之時未逾刻也哀哉憶震谷未死之前一日余適往省視見余泣曰兒命在旦夕矣觀其容慘黯枯悴慰之惟以若敖之痛深自疚責而已震谷少余十餘歲儀觀甚偉年未五十鬚髮蒼然如老翁遽此閔凶余固知其命之不長然胡不令終其天年而遽自戕之速耶余悲其慈而愚不忍其泯泯也爰撮其梗概而爲之傳

拙經叟曰父慈子孝天地之常經也乃經傳多言孝子而止慈者周文而外無稱焉豈不以其道愚夫婦所與能而天之生頑嚚者不數耶若震谷之以身殉子絕人



之行於古未聞而豈中道哉雖然昔西河氏親受業聖  
門而喪明之過見責曾氏于震谷又何尤焉又聞伊子  
疾亟時謂父曰兒不肖以疾累親朝夕憂罪故莫遑願  
親弛厥愛釋勿憂庶兒罪輕疾或可爲乎相對嗚咽噫  
有是子而天此震谷之所以死也夫

文鈔卷四

七

張駕鰲傳

余昔交唐墅譚君石麟嘗嘖嘖稱其鄉滄溪張氏之多賢石麟篤學君子人也其言可信固心儀之久矣今夏其後嗣玉堂持厥考駕鰲君狀志求一言余惟君之行說孝友任卹大者狀志已詳故論其立志奇卓者著之傳君名嘉禾寧海山邑毛洪人也少負大志奇情遠氣早見于總角時少長倜儻不羈有獨立遐舉之想年才冠大父游武林將泛南海祝釐君懇隨侍至杭覽飛來五雲之勝遂渡曹娥江涉重洋詣小白華瞻禮而還因喟然曰人生天地間踟舂鄉里思輩捷見心胸鋼蔽則

文鈔卷四

三

靈明日汨所負多矣乃知古人周游博覽皆眞學問也聞者壯之由是名山輿區裏糧蠟屐輿到卽往入天台者一登句曲者三所云華頂玉霄天市地肺諸靈蹟靡不窮覽繼復荐先于九華問道于雲臺足跡所至動輒千里至則訪丹房尋玉簡遇入定之衲子鍊眞之羽流相與講求登眞度世之旨流連不忍遽去一日謂其子弟曰吾游蹤雖廣終不越江以南攸向平債畢當縱游天下東瞻日觀西揖巨靈以快生平志願又言國初江陰有徐霞客以布衣獨身徒步周游四海暮年猶窮流沙登鷄足歸老號稱奇士人貴有志耳天假之年何



遠不若是君時年五十矣言此習飛色動真有振衣千  
仞濯足萬里之槩遂取司空曉策六齧句意自號駕齧  
用堅其志且以爲息壤也後數年婚嫁甫完擬先匡廬  
洞庭之游將成期而疾作不果年未及耆遽焉溘逝惜  
哉君幼讀書畧通大義不屑爲章句之學年二十始發  
憤講求經史惟口不足以詩爲抒寫性情尤好之旣得  
江山之助登臨懷古之什詞氣豪放惜不留稿僅傳一  
二警句今存者惟閒居寄興數章畧見一斑云

論曰禮有云男子生設弧于門左蓋取志在四方也古  
之賢豪窮河源銘燕然立功名于萬里之外由此志也  
至儒生讀書握三寸管思立言于當世亦當如太史公  
周覽天下名山大川爲文章乃有奇氣此豈堪爲猥瑣  
齷齪拘墟媮懦道哉君之志雖未終白是奇士不然今  
之戀妻孥持籌算自詡素封終其身不出里門跬步聞  
君之所願爲且啞然笑矣

邵環林曰特表畸行爲傳誌家開一法門其源實自  
史公得來

楊過飛傳

君姓楊氏名希濛字過飛常熟人父景崑有孝行君少孤母程孺人以養以教早有聞壯歲補諸生屢困場屋人爲君惜之君安于義命泊如也事母孝母嘗得氣厥疾醫不能治君皇急禱于邑神周孝子夢神賜之藥遂瘳人咸稱孝感母守節及年格亟陳情大吏得早膺旌典敦本尙義嘗攷核宗支刊脩譜牒念楊氏之城居者無義塾卽遺產卅畝盡數捐設慶恩堂義塾俾子姓人無失學故里僻在西鄙著自國初向無紀載君留心搜訪著有恬莊小識以備邑乘采擇繼又撰輯虞邑

文鈔卷四

三

幽光集專搜拾邑人遺篇殘稿姓氏弱如者次第劖剔以闡幽潛今年將七十矣杜門教授自忘貧老惟著書惇行是務殆所謂篤學君子非歟君二子英彝英類咸夙慧知著述先後早逝遺有海虞藝文目錄學碑錄諸稿君痛其未成爲續而刊之有裨邑中文獻并附著之拙涇叟曰君世居恬莊近始遷城贈刑部公守默於君爲從祖今惠州守視芬其從弟也門閭赫奕而君家顧寒素殆如晉之有南北阮耶往歲君以攷核郡志藝文見訪始獲識君余亦屬君尋訪邑里舊蹟相過從時君次子英類方以好學稱乃越二載而遽又六折噫君之



外舅霽林周先生傳畧

先生諱杏芳字乾一號霽林系出周虞仲之後世所稱東倉周氏者也先世雄于貴自大父時家已中落先生生而穎敏少爲大母唐所鍾愛命繼世父某爲後及長從陳道光先生游兼得親司業先生講論作爲制義根柢經史受知今相國石庵劉公補諸生再入省闈不遇遂弃舉子業殫心經學旁及子史百家見有古帙力不能購躬自借錄垂老彌篤有邑先輩秦九慶陸敕先之遺風焉教授里中翕然稱經師年七十二卒自余之爲先生婿也先生年已五十矣每見必以讀書相勗口講

文鈔卷四

三五

指畫提撕不倦時先生方集注禮經病雲莊集說之苟簡也旁搜博采句疏字詁堆書盈几丹黃並下手一編矻矻恆至夜分方已先生嘗曰六經注解卽在本文潛心熟讀精義自出後生小子粗能誦讀便束高閣故經學日荒病在父師不先爲之倡習慣自然恬不知怪故六十後猶日課溫經朗誦在口聲出几席勤苦如童子初就塾時謂以言教不若以身教也晚歲境益屯塞好讀莊子謂郭注通微契妙爲諸家之冠成元英疏存佚未詳不可見載彙輯諸家作莊子疏草創未半而先生疾亟矣子二人曾前卒嗣姪孫爲孫所著有春秋左傳

王烈婦傳

烈婦李氏昭文東鄉殷家弄人父學山業醫母陶氏年廿六嫁同里王大江長子培基盡婦道培基亦善醫結縵纔十月以治病紛選積勞猝選時疫卒婦號慟不食誓以身殉舅姑以婦有遺腹曉以生男延嗣大義親黨交勸累日始銜哀沾水漿及期得男舉室相慶名曰恆珍婦亦自念此後庶得撫孤代事藉以紓死平迺未百日所生子旋殤舅姑知婦志慮其仍萌前念隱防護之婦則佯笑語陽陽如平常月餘矣一夕臥不起叩之不應急排闥視之則用衣帶繫項質臂自拉死被中體易嫁時衣服新履時道光八年正月十三日距夫死之日適周一暮也年二十有八越歲有司上其事大吏以聞于朝得膺旌典如例里人王孝廉振聲撰著事實余詮次之爲傳

文鈔卷四

五

贊曰古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誠哉是言也使婦于夫殞之日決志捐生庸非謂烈然此特出于悲痛之極激以一時之血氣猶或失之傷勇迺能勉順舅姑之命亦既隱忍強活迨所願又乖而初心不變終一死以遂厥志烈矣而幾泯其迹焉可不謂之從容蹈義哉世之爲婦者設不幸當此聞烈婦之風可以知所處矣



曹烈女事畧

曹烈女名晚芳常熟人父庠廡母徐氏幼端慧許字同縣汪某之子某爲妻年十四歲父歿童養于汪氏逮汪氏子旣長事浪游不自好父母屢訓不悛忤父母意厥父逆知其子後難改行顧念此女淑慎若配吾子誤其終身是吾罪也遂屬媒氏婉告其母願辭婚俾別擇佳配母諾之遂假疾命女歸省比到家迺知此言女卽以死自誓母聞以微言動之輒曰一家女愛兩家茶兒死不願也母不復強始安之佐母以針黹自活居數歲有戚朱憫女少而賢願爲媒私勸母復許字羊尖朱氏旣

文鈔卷四

天

擇吉議受聘于舅氏家不令女知也屆期母託故言歸有鄰姆洩其事于女是日朱氏之聘未反有人踰牆奔告曰女自經死矣母哭歸尸尙溫也年二十有四時在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也

烈女家與余家同住鎮海門相去隔一城關早聞其事去冬復親訪其鄰里得悉其實靡它之操迺自入蓬篚孤女尤人所難也不揣謏陋敘其事畧如右伏冀夫人先生賜之贊誅詩歌闡揚貞烈用光泉壤且以旂旌門之典焉

練塘張孝女傳

孝女姓張氏名某字足貞常熟練塘人太學濬季女也  
生十歲喪父哀慟如成人性明慧比長奉孀母朱循定  
省佐饋食深得堂上歡暇則以針黹課其女姪輩樂取  
內則及古來烈女事迹爲之講解母中年體患濕疾不  
良於行女扶掖左右不離跬步者十餘年如一日迨母  
踰七十兩足痿蹙時呻吟牀蓐女奉晨昏凡飲食涼燠  
之宜疴癢抑搔之節一切先意承志中褻厠踰必躬洗  
滌不假婢媪經年疾不可爲女竊念世稱割股可起危  
疾一夕遂私割臂肉以進秘不告人越日嫗見衣有血  
汚察之右臂裏有割痕始吐其情旣進不效女自咎己  
誠不至泣告兩兄曰兄持門戶繼宗祧所繫者大妹女  
子可以無生願以身代母矣止之不可默擇日齋沐夜  
半匍匐中庭籲天請命兩兄知之趨至叩頭掖之起內  
外咸嘆其誠至謂母病當自瘳也無何母竟不起女一  
慟幾絕三日不食諸叔暨戚長咸相勸始沾水漿曰吾  
姑少緩須臾死耳朝夕奠則號慟不已自初喪至三月  
之末慘愴之情佗僚之色未嘗一口稍弛於面日啜粥  
一二盂或竟不食形羸肌削漸不可支兄嫂強以藥餌  
則對曰吾方以速死爲幸奚藥爲兄慰之曰先王制禮



毀不滅性故哀痛之情因時而殺今母亡已閱歲時而  
妹終一心矢死不變何耶女泣對口母疾亟時曾瀝誠  
籲天以身代母死不效則誓不獨生兄所知也今不幸  
親亡忍自食其言乎所以不卽死者恐傷兩兄之心且  
不欲借親死爲名也聞者咸歔歔泣下病日劇逾月卒  
時道光九年三月一日也年三十有二

黃子曰孝根天性丈夫女子一也無分地位朱門蓬戶  
等也故當世割股祈死冀延親算者雖閭巷婦女多勉  
爲之卽非中道其志誠可悲已至於割股不效繼以身  
代卒不效而終以身死此事之所尤難者亦足以風世

矣孝女爲余門人陳大森妻女弟來述其詳故詮次其  
言而爲之傳

姚母陳宜人傳畧

宜人姓陳氏父應鐘國學生本海虞望族宜人人生而淑順嫻姆教誨女箴年二十適同里布政司理問銜姚廷輝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禮嫁七年未孕謂夫曰舅姑年邁孫枝未續盍置簪以慰堂上心乎有子吾子也請諸舅姑納妾貝氏暨吳氏生女四最後生子文瑞吳出也文瑞生兩月而舅亡甫七月而夫亡當是時宜人以一婦人支持門戶四女未字貌孤在繼繼熒熒子立詩稱持荼集蓼莫喻艱辛已舅之先兄弟三人舅以勤儉克家資稍裕宜人念古之人克保先業而延宗脈者咸先敦本厚俗爰割遺田三百畝手授諸姪曰若知吾舅吾夫之業悉出先人舊德乎自先人而視吾子與諸姪皆孫子也敢忍私己負郭數頃願共守之勿爲他人有也姪六人曰錫範者好讀書早歲補諸生且年又長藉以庀內外事優給其半而以半分授餘子溥惠中隆殺以義有如此先是有許姓以鄰屋相售葺而周垣有借門首節坊構訟者迨舅夫繼歿訟未息宜人慨然曰妾今日身處發悖彼兩節婦者吾師也焉用爭爲願將斯屋立雙節專祠俾俎豆其中爲許氏世守用中景慕而弭訟端當事嘉而許之其居恆攝搢家務達理裁義類



又如此廿年中經營區畫葬舅夫于新阡四女歸土族  
爲文塋授室未違一日逸也及疾命其子曰吾年逾四  
十而寡守分耳汝生母年廿二而鞠汝自孩抱至今二  
十餘年以年例有待尚未請 旌典又向慕高平瞻族  
之義辛勤節縮俟稍羨盈方圖經始今疾不可爲矣二  
者我未竟之志也汝其勉之六訖而沒年六十有七  
論曰易云訟則終凶禮云積而能散斯二語士大夫或  
讀而昧之况巾幗乎自一、行不脩俗尙爭而不讓肇闢  
牆紛角雀有馴至覆宗而不悔者揆厥禍始多由婦德  
之虧而滋釁焉若宜人者可以風矣

朱孺人詠

孺人朱氏余妻弟周繹之配也父立芳廬騰生年十九喪母踰年歸于繹時姑嚴夫人已前歿舅卽霽林先生也先生年踰六衰多病繹館于外間歸定省賴孺人旦夕侍奉凡飲食衣服寒燠之節逮抑擗洗沐之細無不先意順承調護備至暇勤針黹以佐甘旨嘉慶己未冬繹遭時疫孺人病才愈見繹病亟割臂肉以療卒不救孺人痛絕者再勉起搦搗強自活自繹亡後以婦代子奉養益謹先生嘗曰使吾相忘于熒獨之苦者賴此孝婦也又六年先生歿踰月葬先生于寶巖之新阡先葬三日孺人忽得喀血疾力疾送葬歸益殆遍召族黨處分後事越三日遂卒時距先生之終未百日也哀哉繹無子先生在時嗣從弟德莖子某爲繹後女一孀辭曰禮經有言事舅如父降自三代人情非古孝哀妻孀詎許乖迂男子且然何況婦女賢哉孺人閨中砥柱堂有哀翁夫死誰主養舅妾分速死奚補銜悲強活痛踰割股寒胸暑清扶僂持餽饌潔蔬尊盈醴醺翁顏開口妾枕如雨屋回六紀蓼集荼茹烏哺終天馬鬣封土烈以孝遲殉先身許激死匪名從容蹈矩旌揚宜亟幽



龐氏孝愍三婦誄

并序

三婦者何太學生龐德輝妻錢氏暨兩子婦聯奎妻徐氏宿奎妻錢氏也。曷云孝德輝與二子俱出夜室不戒於火，姑入火抱栗主出，兩婦亦入火急救其姑也。其愍也，何火熾烟騰，牽曳顛踣，姑與二婦一時并斃也。哀哉。時嘉慶庚午十一月事也。攷之主以棲神事亡如存禮也，財蓄可棄，首護栗主，非深明于孝道者不能爲子婦者。見姑之蹈火而奮身以救，胥出至性之固然，使天心佑善，祝融雖虐，俾姑婦灼肌焦髮卒蹈危地而存，各得所願，其孝庸可謂不至不幸，志與願違，與主俱罹其酷。

文鈔卷四

三

是豈當日姑婦之初心哉。尤可哀已。同里王太史家相作傳，詳其事，賢有司暨鄉之士大夫，咸爲歌詩以彰奇行，大吏上其事于朝。

命下以孝婦旌其門，俎豆于鄉，死而不死亦可以無憾矣。某更援唐李翱氏書高愍女碑之例，稱以孝愍而係之以誄辭曰：

孝爲庸德，惟奇斯顯。秉彜攸賦，婦女同踐行，蹈其常境，遭其變。叶玉璽珠灰，哀茲婉孌。鹿門三孝，咸稟淑質。一旦禍起，夫子夜出。鄰舍火焚，延及寢室。姑曰：急矣，首護。上栗二息，奔救。墮火俱滅，嗟哉婦道以順爲首，家有急。

雖豈容袖手矧茲烈火勢出坳朽抱主出險庶安我舅  
烈燄方揚融風肆赫奮不顧軀心在全祐慘媿李娥痛  
猶賈栢李賈事見太平御覽奇孝罕聞于今猶昔人謂  
天夢余日否否數由前定性稟所受

皇仁褒孝綽楔永壽言之心但聽者色慙嗚呼哀哉龐

氏三婦

文鈔卷四

三



先大父紫霞公家傳

公諱鷓字漢昇號紫霞性磊落幼有大志發憤讀書傾囊購書史耽吟咏弱冠游京師欲以詩歌鳴當世嘗走山海關抵盛京寓正宗寺二載會成峨石中丞撫江右出都見公詩傾賞之遂延之幕中誨其二子未一載亟歸省親時曾大父襄卿公會大母馮孺人俱年老遂決意侍養絕跡遠游既中丞屢以書招之不出答詩有失期已驗姓名間黃鶴從來去不還莫道野人同鹿豕只緣日影薄西山之句其品行概可知矣客游歸家日益落爲桐子師溷迹江鄉嗜飲時與二三知己酣醉淋漓歌吟自適以抒其抑鬱後數年得歐血疾卒年四十有四詩在碧山劍南之間生平篇什甚富歿後散佚已半其存者有自娛集秋風集寄廬詩鈔配祖母葉孺人後公四十年卒子三長伯父鎮仲爲本生父坤繼舅氏後季卽嗣考叔燦孫男廷鑑拜述小門人陳本淳填諱

先考牧村府君行畧

府君諱叔燦字金臺號牧村先世自新安遷虞世以孝行稱至六世爲大父漢昇公生三子長伯父金山公諱鎮次會春公諱坤出繼舅氏後姓葉廷鑑本生父也季卽府君年十六失怙爲童子師少得脩脯以供饘粥發憤習舉子業力不能從師從書攤上買時文一二冊晝夜誦讀得題依仿爲之間出以示人老宿見之驚歎以爲天然合度不煩繩尺年廿五受知于學使祭酒崔公補博士弟子員乾隆壬午乙酉

饒輿兩巡江浙學使廷尉鶴峯李公拔江蘇英俊之士

文鈔卷四

三

獻賦

行在府君與焉磨

召試者再皆不遇李公深加愧惜俾肄業紫陽書院時長洲沈宗伯歸愚先生主講席三吳名士咸萃其門如褚筠心吳白華稷堂昆仲顧星橋諸君皆把臂願交一時掉鞅文壇名噪吳下宗伯深器之自丁卯至庚子屢躡省闈辛丑丁大母艱遂絕意功名晚歲酷嗜養生之術參同內景多所研究恆終日兀坐如空山老衲嘉慶丙寅距府君游庠之歲恰周花甲邑之士大夫咸請府君重游泮宮爲昇平盛事未及試期而府君先卒士林



咸惜之府侍性至孝奉大母葉孺人能得其歡心家貧  
客授郡城屬吾母季孺人以代子職歲時歸省入子舍  
依依孺慕不忍出門大母病篤嘗夜半叩天願減己算  
以代達大母卒壽八十有七府君年已六十擗踊哀號  
忘其毀瘠終喪後每一念及猶涔涔淚下也性坦直與  
人交投契者恆游從不倦其心所不合者雖顯貴不樂  
親也胸無機械以古道待人往往爲人所給後知之亦  
不計校少工文章繼得沈宗伯指授業益進尤長于賦  
生平應試之作久膾炙人口著有籟鳴詩鈔五卷賦鈔  
一卷府君生于康熙壬寅三月十六日卒于嘉慶丙寅

文鈔卷四

三

二月二日年八十有五以是歲冬窆于舜過井之新阡  
配吾母季孺人先府君卒于一人卽廷鑑也男廷鑑百  
拜謹述小門生張金吾壝諱

先妣季太孺人傳畧

孺人姓季氏出文村世族郡諸生大木公之女也先大父紫霞公與外大父以詩酒相契遂締姻焉年十三以童養迎歸先大父旋棄世吾父年十五下有弟妹甫離襁祿貧無立錐養殮半出十指下先大母葉太孺人待子婦嚴孺人勞而無怨焉逮丙寅歲吾父遊庠脩脯所入差給餽粥孺人猶日勤織紉相助既吾父入紫陽書院肄業羈迹郡城孺人代供子職色養交至二十餘年如一日俾吾父無內顧憂壬辰秋大母年七十八矣患劇痢吾父與吾母涕泣籲禱奉侍湯藥親滌廁穢不解帶者三月竟獲痊後十年後患痢愈又膺痰疾遂不起時乾隆辛丑之九月也孺人先已亟遣人馳報吾父比至而大母先考終孺人含哀拊搗棺槨衣衾都具專待舍殮矣其孝于姑者如此外大父中年喪子外大母陳孺人先卒繼娶張氏日晷遂依吾母居住養贍終身及卒殯葬之費皆吾母力任之其厚于外家者如此性好義能濟人之急鄰有婦獨居被竊夫歸無禦寒具將管之其妻志欲自經孺人聞之默以錢資之又鄰有夫被繫急求貸孺人脫簪釧質之人咸謂必負孺人泰然後逾年其夫獲釋竟償還凡戚里中有貧乏者不惜損己



以相助自吾父客授于外鑑又稚小孺人支持門戶一

切親朋交際經理秩如而教小子鑑也慈而嚴自就傅

以逮成童孺人實以母道兼父道焉顧鑑性愚氣惰不

能仰副吾母之望何痛如之憶己酉冬鑑應邑試為山

右裴公所首拔孺人為之色喜孰意明春玉峯試歸而

孺人已膺疾不起矣孺人身弱而好勞多病而自忘其

病由是病益深而體益憊六十後屢膺重疾稍沾飲食

即強起操作如故其性不喜一日耽逸也嗚呼痛哉孺

人生於康熙辛丑十一月初三日卒于乾隆庚戌五月

初七日享年七十歲於壬子冬卜葬于北山舜過井之

女鈔卷四

早

新阡不肖于哀痛之餘詮次一二挂漏實多聊以示我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後人云爾

亡室周孺人傳畧

孺人姓周氏同邑文學藹林先生次女也年一十二歸于我性和淑寡言笑畧識文字閨中恆以讀書相勸不事容飾蒿簪布裙佐中饋操作悉中節當孺人之來歸也在乾隆己巳之夏以吾母季太孺人寢疾侍奉無人吾父擇吉迎歸而吾母病適愈贊見後吾父見孺人端莊閑雅喜謂鑑曰兒得佳婦汝母可少慰吾在外心安矣其秋九月太孺人又患時感孺人才歸寧聞信卽趨歸晝夜偕侍湯藥不解帶者匝月迨吾母病愈而孺人旋患三瘧越歲始已由是體弱而恆強自作勞值歲大禋斗米六百脩脯入不繼孺人黽勉有亡佐以十指雖麥食藜羹葦門之內姑婦兩人怡如也明年孺人以身姪患腫體益憊遂癘產難卒爲丁未秋七月二十日也年二十四哀哉孺人之爲婦日淺非有行實可紀粗述梗槩用誌勿忘云



